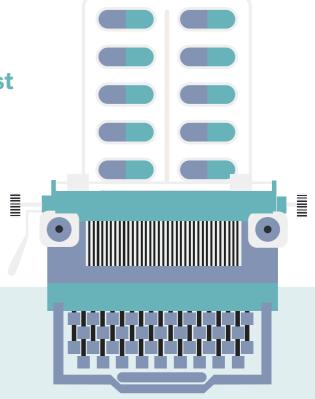
我只是個皮膚科醫師 Hey, I Am Just a Dermatologist

蔡文騫 WEN-CHIEN TSAI 黃柏翰皮膚專科診所主治醫師

許多的時候,在不同場合大家會以各種形式問 我,你還有寫作嗎?大多是非常善意的發問,但答 案相當艱難,想像正在檢查病人臉上的青春痘或腳 趾的雞眼時,忽然冷不防地飛出這個問題,應該怎 麼辦呢?一個月只有寫數百字,這樣算是有繼續創 作嗎,只寫零散的邀稿,沒有自已的寫作計畫,這 樣算不算繼續創作?又或者接下的工作裡,非文學 的寫作比例遠高過文學寫作,雖然同樣交出的都是 文字稿,那這樣可以算數嗎?這是讓我最常語塞的 問題,回答有或沒有,皆讓對方和自己都感到失望。

作為一個非文學藝術相關職業的寫作者,有時是不幸的,剛剛有一個新的創作意念,還沒有形狀也來不及長大,可能就因為被各種藉口棄置而枯死了,常常我會寄給自己一封電子郵件,裡面有許多簡短破碎的語詞或段落,那些往往再也沒有被開啟的信,變成某個遙遠的另個自己給我的神祕訊息,在宇宙的黑暗角落等待被拾獲;但作為一個非職業的寫作者,有時候又是非常地幸運,不用每天面對自己一字無成的困境,不用遵守創作嚴格的紀律,偷懶怠惰也沒有罪惡感,職業寫作者面對創作自律的焦慮痛苦之巨大,遠大於大家對他們想像羨慕的工作自由,專職寫作的艱難是不分上班下班時間



的,脫落停滯的一個字,可以卡住時間的齒輪,讓 一切動彈不得。

到了我這一代人,學院的寫作者還有、專職的寫作者則屈指可數,這是個流行斜槓的年代,但到了三十幾歲,有妻有子之後,斜槓不能只是浪漫的想像,我們都已經長大到年輕時自己不忍直視的年紀與樣子,無法假裝自己是新秀,如果自稱作家只是一個斜槓符號後的興趣,那很難有足以謀生的收入,也很少人會認真看待你作為作家的決心,作家不應該只是文藝青年的美麗頭銜,亦不見得註定要是孤寂與貧困的形象,職業或非職業的寫作者,有時候是一個假議題,關鍵還是在於你寫出了甚麼,寫出了多少,又還有多少要去寫。

如果回到十年前,剛剛開始把自己暗夜摸黑寫下的文字,怯生生投稿出去期待有人回應的那個時候,不知道未來會出書,會盜用作家的頭銜,只是希望誰能看到在這裡,有一個有點喜歡寫詩的年輕人,他不知道自己寫得好不好,不曉得怎樣的東西

適合評審機制,什麼寫作元素有出版市場,如果再問他一次,你想要當職業寫作者嗎,或者只是問:你願意在未來的十年繼續寫下去嗎?如果他已經預知了,書一刷都賣不完,始終沒沒無聞,沒有藝術上有意義的創新與突破,寫作一整天的報酬比不上一節家教或便利商店打工一日,而且年紀越大越羞愧於說自己是個寫作者,如果你已經預知了這一切,還是義無反顧,願意一試,那你是被文藝選中祝福或詛咒之人。

十年以來,有很小很小一部分的自己,對上 面的問題回答我願意,又有很小很小另一部分的自 己,對現在非職業的自己,感到慶幸。

職業和非職業的定義或邊界在哪裡,時常令人 感到困惑,按照維基百科上的說明,職業是日常的 規律勞動,可以換取勞動所得,是一種對勞動型態 的分類。有趣的是,如果我每日工作,但也每日寫 作,那兩件事都可以算職業嗎,為什麼文學寫作總 是會自然地被歸類成業餘或副業,即使可能寫作的 時間比上班的時間還長,上班一週占五日但寫作占 滿七天,仍然會被直覺地歸為非職業,是因為寫作 當成一種勞動無法換取穩定的報酬?或者坐在電腦 或稿紙前發呆一整晚沒有資格被稱為勞動,還是根 深蒂固地寫字不被認為是一種正式的工作?寫作者 無法憑此得到社會的認可和尊重,創作的產出不被 認為是社會的一種生產或貢獻。

這些問題思考的結果時常是令人感傷的,我羨慕那些破釜沉舟辭職專心寫作的人,佩服他們的勇氣,用創作者的身分活下去並不是不可能,但也有代價,作家早已不是一個印象中不食人間煙火的職業,在山腳在海邊,一個小房間,一個人寫作這樣的夢幻生活幾乎不可能了,除了實體的宣傳活動,無可避免地要以各種方式在網路、電視世界露臉,無可避免地要以各種方式在網路、電視世界露臉,沒有流量就準備被別人的流量淹沒沖走,直播、粉絲頁、參加網路論戰與被戰,這些活動對私生活的侵犯,隨時討人喜歡的壓力,與自我揭露的耗損,所帶來的勞動付出遠比想像的多和劇烈,某些時候

我也慶幸,身為非職業寫作者,可以理直氣壯地當 一個邊緣人,沒有聲量流量銷量也能好好生存下去 的人。

在看似正常順遂的道路上工作了十年之後,我學到了一件事,人只要有一項能力被世界需要,就足以有生存的價值,而我相信創作也是一項永遠被需要的事,所以寫作絕對有資格被視為職業性的,作為一個非職業寫作的人,難免時常懷疑自己,我寫得有比較好嗎,還是只不過浪費時間,會不會影響到正職的投入與發展呢,是斜槓還是包袱甚至失衡,不少醫師作家前輩都表示過自己被質疑的經驗,如果你的小說或詩寫得很好,每年出書每個月演講,那醫術是不是相對就荒廢了,這樣的質疑可能來自病人也可能來自同儕或長官,我的前老闆也曾經語重心長且出自真誠關懷的說:你不要再忙那麼多和醫學沒有關係的事了,才不會一事無成。多年後我還是時常想起這句話。

但冒著一事無成的風險,我還是無法放棄這兩件喜歡的事情,它們看似在時間上衝突,理性和感性的大腦也似乎不協調,但又有奇妙的和諧之處,說文學是完全感性的刻板印象,相信許多文學研究者會跳腳反駁,即使只論創作,謀篇布局,調字遣詞,也是充滿思考性的工作,至於醫學,如果只是輸入檢驗數據,輸出診斷與治療標準,那與機器人無異,我也以為,絕大多數的人,看病不只是為了找機器人斷病,醫師提供的應該遠多於此,包括告知病情的藝術,診療的姿勢語氣提供的信任感及安慰,考量人性現實擬定的治療計畫與應變,有許多超過純理性數字來決定的空間。

成為皮膚專科醫師之後,我的工作,有一半在 治療皮膚的疾病,另外一半在嘗試更靠近美一點點。

有些癢是不見皮疹的,即使癢如萬蟲鑽洞,卻 沒有浮現任何疹塊,成為無人知曉的祕密之癢,難 以向別人展示證明,有些痛也同樣隱蔽,像是帶狀 皰疹結束後遺留的神經痛,表面的傷口皆已癒合, 但內裡的疼痛如刀如電,又椎心刺骨地千真萬確, 醫學的解釋是,可能因為神經異常敏感化了,某個 細小神經的末梢變得多愁善感,對正常的外界刺激 釋放強烈的癢或者痛的訊號;文學有時候也是這樣 子的,文字所長或許亦在處理這些表面無可探見的 痛苦和劇癢,有些字表面上不動聲色,好像一切都 癒合了,但細細深讀,穿過淺層的皮毛,那裏最纖 細脆弱的神經纖維,被這些字輕輕地振動了,旁人 從表面很難理解,為什麼我們對一些看似雲淡風輕 的事如此慎重,好像連靈魂都被擊中,對著文字, 整個人顫動不已。

哀傷或快樂,可能從一些輕微的脫皮開始,慢慢擴張它們的領域,像癬一樣侵犯所觸及之處,向外變廣變深,等你注意到的時候,已經大片大片變得粗糙、斑駁、甚至殘破,很難想起到底是在哪裡沾染上的,孢子大小的洞,足以擴張為一隻手一隻腳那麼大,甚至是一座海,潮濕而溫暖,但讓深陷其中的人感到糜爛,糜爛得又癢又刺,又那麼難以根除,癬是小病,卻易於復發,自以為治癒了,只要一場兩一次出行,感染旋又復燃,從星星之火開始,變得難以收拾,要治療得花上幾個月,以堅定的意志,不再脫皮後,持續施藥好一陣子,直到確定那些菌絲彎曲纏繞的透明陰影,終於遠離再不會回來。

記憶的層次有多微小呢?可以是群體,可以 是個人,可能藏在腦的某個小小迴路,可能流動在 血液裡,而以皮膚受傷發炎來說,可以微型到細胞 的層次,一顆免疫細胞保有的記憶,在一次放射線 或其他外來的傷害之後,即使已遠去許多年仍然潛 伏,下次再受到其他強烈的刺激,會不明來由地由 原處舊傷復發,再次迸裂暴露出來,毫不留情的挖 出舊瘡,某些傷害在鑄成的當下,就永遠不再被遺 忘,即使經過最好的治療,仍不能把它從細胞裡抹 除,我們的皮膚就是如此的敏銳,易感也易於記 仇,皮膚尚且如此,其他的生命印記或傷害,當然 更不可能輕易放過我們,而寫作到底是治療,還是 再次自我傷害,寫作多年,也作為醫師多年,我還



是不太確定。

對壞掉的記憶,甚至是壞掉的自己,有甚麼處 置的方法,從皮膚外科醫師的觀點來看,有兩條可 考慮的路,第一種是像切除腫瘤一般把崩壞的部分 切除乾淨,第二種則是類似流行的整形,修補美化 成更討人喜歡的樣子,而寫作的過程,有時也像是 這兩種外科手術嗎?

一部分壞掉的回憶開始突變、增生、徒長, 在身體上某個位置變得明顯起來,周遭的人都看見 了,只有本人沒有發現,最後變成一顆突起的腫 瘤,再怎麼用手去摳,流血痂皮剝落之後,仍然頑 固地從扎根的底部復發出來,皮膚腫瘤大多不致 命,但缺點是顯而易見,無法被隱藏,成為具體的 鬼魅。有一度我覺得寫作可以像是手術嗎?把那一 部分已經不受控制生長的自己,找到乾淨安全的邊 界,用鋒利的刀片和純熟技巧,小心翼翼地切割下 來,這樣就澈底清除乾淨了,難過的事、遺憾的 事,都乾淨地剝離了和解了,又是完全健康的自 己,而換來的文字,血色而美麗。

另外一種手術的方式,目的不是切除,而是美 化已經定型存在的疤痕或缺陷,離開嬰兒期後,人 體讓傷口癒合的方式,不再是組織重生恢復原狀, 而是不得不以疤痕組織來關閉創傷,所以任何的傷 害都不可能不留下痕跡,疤痕即使再完美也終究有 道淡白色的線,用手撫摸時感到異於周遭構造的衝 突感,皮膚科醫師時常以雷射、重新縫合或各種方 式來試圖挽救疤痕,那麼文學也有這樣的功用嗎? 對生命裡覺得醜陋甚至還隱隱作痛的疤,用各式各 樣的寫作技術,重新調度場景、設定人物、改變敘 事觀點或順序,舉重若輕地再次處理無法重來的故 事,時光不能倒流,但在文字裡,我們可能用另外 一種姿態好好活著,假裝我們都還好,沒有本來看 上去那麼糟糕。

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

這是醫學的百年箴言,有時可以治癒,多數時候只是緩解症狀,但永遠可以寬慰,醫學如此,有時候我覺得文學亦是,不論透過寫作或閱讀,恐怕很少人真正被時間之神原諒,但以字為藥為刀,文

字的藥理和刀鋒巧妙直抵人心,無慰人心,即使藥 有時也有毒有傷。

我一面看病,一面寫作,期待被寬恕,也希望 可以安慰別人,生命有些連醫學和文學都力有未逮 的時刻,但我們還是努力猜測著那些費解的病徵, 與對抗難以抵禦的病因,那些神祕符號如皮疹如文 字,看似膚淺明白,又千變萬化,而我只是個皮膚 科醫師而已。

蔡文騫創作教室

創作症頭診間

主訴 沒有創作靈感。

表徵 每天帶著筆電到咖啡廳,攝取許多咖啡因與甜食後,電腦桌面還是一片空白,但是網拍購物車裡卻又多了幾件商品。

診斷 靈感匱乏症。

處方 創作是靠靈感嗎?靈感是甚麼樣的一瞬之光?靈感是自己浮現的還是找來的?剛剛開始創作時,那些令人驚豔的光芒四射的少作,確實時常來自令人羨慕的閃爍靈感,但當創作成為日常,甚至是生存的努力時,哪裡每天都有靈感呢,努力生活,努力閱讀世界是基本條件,多觀察自然,觀察周遭的人,準備一個筆記本或筆記軟體,把所有日子裡的吉光片羽記錄下來,不管是再短再破碎的斷片,都可能是靈感匱乏的救命仙丹。

主訴 創作好累。

表徵 睡多少也不會飽,對所有工作都不拒絕但也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各種群組訊息已讀不回, 下班不想聽到任何有關工作的事情。

診斷 創作的職業傷害與職業倦怠。

處方 創作也是一種勞動,也會有心好累跟思考與感官的關節磨損,甚至對家庭對人際關係都是一種慢性發炎與耗弱,只要是人都會累,何況創作時常觀照甚至侵襲日常生活的其他部分,不論是以有形或無形的方式。最理想的創作模式存在嗎?創作的一部分,可以是維生的工作,有上班、下班,也有結案,別忘了為自己留下一點餘裕和奢侈,創作一部分也同時是生活與生涯,生活與生涯沒有終點,休息夠了就再上路吧不要放棄,誰叫那是我們一生選擇的道路。